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百戰奇略 第四卷

### 斥戰

凡行兵之法，斥堠為先。平易用騎，險阻用步。每五人為甲，人持一白旗，遠則軍前後左右，接續候望。若見賊兵，以次遞轉，告白主將，令眾預為之備。法曰：「以虞待不虞者勝。」

漢宣帝時，先零諸羌叛，犯邊塞，攻城邑，殺長吏。時後將軍趙充國，年七十餘，上老之，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，充國對曰：「亡逾於老臣者。」上遣問焉，曰：「將軍度羌虜何如，當用幾人？」充國曰：「百聞不如一見。兵難踰度，臣願馳至金城，圖上方略。然羌戎小夷，逆天背叛，滅亡不久，願陛下屬之老臣，勿以為憂。」上笑曰：「諾。」充國至金城，須兵滿萬騎，欲渡河，恐為虜所遮。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，渡輒營陣，會明，遂以次盡渡。虜數百騎來，出入軍傍。充國曰：「吾士馬新至，困倦不可馳逐。此皆驍騎難制，又恐其為誘兵也。擊虜以殄滅為期，小利不足貪。」令軍中勿擊。遣騎候望四望狹中，亡虜。夜半兵至落都，召諸校司馬，謂曰：「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。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狹中，兵眾豈得入來！」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，行必為戰備，止必堅營壘，尤能持重，愛士卒，先計而後戰。遂平先零。

### 澤戰

凡出軍行師，或遇沮澤、圯毀之地，宜倍道兼行速過，不可稽留也。若不得已，與不能出其地，道遠日暮，宿師於其中，必就地形之環龜，都中高四下為圓營，四面受敵。一則防水潦之厄，一則備四週之寇。法曰：「歷沛圯，堅環龜。」

唐調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溫傳反，詔禮部尚書、檢校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。軍次單于界北，暮已立營，塹壕既周，行儉更命徙營高岡。吏曰：「吏士安堵，不可擾。」不聽，徙之。比夜，風雨雷霆暴至，前設營所，水深丈餘，莫不駭歎，因問何以知風雨也，行儉笑曰：「自今但依我節制，毋問我所由知也。」

### 爭戰

凡與敵戰，若有形勢便利之處，宜爭先據之，以戰則勝。若敵人先至，我不可攻，候其有變則擊之，乃利。法曰：「爭地勿攻。」

三國魏青龍二年，蜀將諸葛亮出斜谷，並田於蘭坑。是時，魏將司馬懿屯渭南，郭淮策亮必爭北原，宜先據之，議者多謂不然。淮曰：「若亮跨渭登原，連兵北山，隔絕隴道，搖蕩民心，此非國之利也。」懿善之，淮遂屯北原。塹壘未成，蜀兵大至，淮遂逆擊之。後數日，亮盛兵西行，淮將皆以為欲攻西圍，淮獨以亮見形於西，欲使兵眾應之，必攻東耳。其夜，果攻陽遂，有備不敗。

### 地戰

凡與敵戰，三軍必要得其地利，則可以寡敵眾，以弱勝強。所謂知敵之可擊，知吾卒之可以擊，而不知地利，勝之半也。此言既知彼又知己，但不得地利之助，則亦不全勝。法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。」

晉安帝討南燕，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。公孫五樓曰：「晉師勁果，所利在速戰，初鋒勇銳，不可擊也。宜據大峴，使不得入，曠日延時，沮其銳氣。可徐揀精兵二千騎，循海而南，絕其糧道；別遣段暉率諸州之軍，緣山東下。腹背擊之，此上策也。各命守宰依險自固，較其資儲之外，餘悉焚蕩，蒼除粟苗，使敵來無所資，堅壁清野，以待其斃，中策也。縱賊入峴，出城迎戰，下策也。」超曰：「京都富盛，戶口眾多，非可以一時入守。青苗布野，非可卒芟。設使芟苗守城，以全性命，朕所不能。今據五州之強，帶山河之固，戰車萬乘，鐵馬萬群，縱令過峴，至於平地，徐以精騎蹂之，必成擒也。」慕容鎮曰：「若如聖旨，必須平原□里而軍，軍壘成，用馬為便，宜出峴逆戰，戰而不勝，猶可退守。不宜縱賊入峴，自貽窘逼。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，終屈於韓信；諸葛瞻不守馬閣之險，卒擒於鄧艾。臣以天時不如地利也，阻守大峴，策之上也。」超又不從。而攝莒、梁父二戍，修城隍，揀士馬，蓄銳以待之。其夏，晉師已次東莞，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，進據臨朐。俄而，晉師渡峴，慕容超懼，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，戰敗，超奔廣固，數日而拔，燕地悉平。

### 山戰

凡與敵戰，或居山林，或在平陸，須居高阜，恃於形勢，順於擊刺，便於奔衝，以戰則勝。法曰：「山陵之戰，不仰其高。」

戰國秦伐韓，軍於闕與。韓求救於趙，王召廉頗而問曰：「可救否？」曰：「道遠險狹，難救。」又召樂乘而問曰：「可救否？」樂乘對如頗言。又召趙奢問，奢曰：「道遠路狹，譬如兩鼠鬥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」王乃令奢將，救之。兵去趙國都三□里，壘不進，而令軍中曰：「有以軍事諫者死。」秦軍武安西。有一人諫，奢立斬之。堅壁，留二□八日不行，復益增壘。秦間來入，趙奢善食而遣之。間以報秦將，秦將大喜，曰：「夫去國三□里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非趙地也。」

趙奢既遣秦間，乃卷甲而趨之，二日一夜至，令善射者去闕與五□里而軍。軍壘成，秦人聞之，悉甲而至。軍士許歷請以軍事人諫，趙奢內之。許歷曰：「秦人不意趙師至此，其來氣盛，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。不然，必敗。」奢曰：「請受教。」歷曰：「請受刑。」奢曰：「須後令至邯鄲。」歷復請諫曰：「先據北山者勝，後至者敗。」趙奢曰：「諾。」即發萬人趨之。秦兵後至，爭山不得上，奢縱兵擊之，大破秦軍，遂解其圍。

### 谷戰

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，必依附山谷，一則利水草，一則附險固，以戰則勝。法曰：「絕山依谷。」後漢將馬援為隴西太守，三降羌與塞外諸種為寇，殺長吏。援將四千餘人擊之，至氐道縣。羌在山上，援軍據便地，奪其水草，不與戰，羌遂窮困，豪帥數□萬戶亡出塞外，諸種萬餘人悉降。羌不知依谷之利，而取敗焉。

### 攻戰

凡戰，所謂攻者，知彼者也。知彼有可破之理，則出兵以攻之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可勝者，攻也。」

三國魏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，屯皖，大開稻田，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，使作內應。吳將呂蒙曰：「野田肥美，若一收熟，彼眾必增，如是數歲，操態見矣，宜早除之。」

乃具陳其狀。於是，孫權親征皖，一朝夜至，問諸將計策，諸將皆勸作高壘。蒙曰：「治壘必曆日乃成，彼城備已修，外救必至，不可圖也。且乘雨水以入，若淹留經日，水必向盡，還道艱難，蒙竊危之。今觀此城，不甚固，以三軍銳氣，四面攻之，不移時可拔，及水以歸，全勝之術也。」吳主權從之。蒙乃薦甘寧為升城都督，率兵攻其前，蒙以精銳繼之。侵晨進攻，蒙手執枹鼓，士卒皆騰踊自升，食時破之。既而張遼至夾石，聞城已拔，乃退。權嘉蒙功，即拜廬江太守。

### 守戰

凡戰，所謂守者，知己者也。知己有未可勝之理，則我且固守，待敵有可勝之理，則出兵以擊之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知不可勝，則守。」

漢景帝時，吳、楚七國反，以周亞夫為太尉，東擊吳、楚七國。因自請於上曰：「楚兵剽輕，難與爭鋒，願以梁委之、絕其食道，乃可制也。」上許之。亞夫率兵既會兵滎陽，吳方攻梁，梁急，請救於亞夫。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，堅壁而守。梁王使使請亞夫，亞夫守便宜，不往救。樞上書於景帝，帝詔亞夫救梁。亞夫不奉詔，堅壁不出，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絕吳、楚兵後食道。吳、楚兵乏糧，飢，欲退，數挑戰，終不出。夜，亞夫軍中驚亂，自相攻擊至於帳下。亞夫堅臥不起，頃之，自定。後吳奔壁東南陬，亞夫使備西北。已而，吳兵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吳、楚兵飢，乃引兵退。亞夫出精兵追擊，大破之。吳王濞棄其軍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，保於江南丹徒。漢兵因乘勝追擊，盡虜之，降其郡縣。亞夫下令曰：「有得吳王者，賞千金。」月餘，越人斬吳王首以告。凡相攻守三月，而吳、楚悉平。

### 先戰

凡與敵戰，若敵人初來，陣勢未定，行陣未整，先以兵急擊之，則勝。法曰：「先人有奪人之心。」

春秋，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，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濟。司馬子魚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及其未既濟，請急擊之。」公弗許。既濟未成列，子魚復請。公復未之許。及成列而戰，宋師敗績。

### 後戰

凡戰，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，未可與戰，宜堅壁待之，候其陣久氣衰，起而擊之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後於人以待其衰。」

唐武德中，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，竇建德悉眾來救。太宗守武牢以拒之。建德陣汜水東，彌亙數里，諸將皆有懼色。太宗將數騎登高以觀之，謂諸將曰：「賊起山東，未見大敵。今渡險而囂，是軍無政令；逼城而陣者，有輕我之心也。我按兵不動，待彼氣衰，陣久卒飢，必將自退，退而擊之，何往不克！」建德列陣，自辰至午時，卒飢倦，皆列坐，又爭飲水。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，經賊陣之西，馳而南，戒曰：「賊若不動，正宜退歸；如覺其動，宜率東出。」士及才過，賊眾果動。太宗曰：「可擊矣。」乃命騎將建旗列陣，自武牢乘高入南山，循谷而東，以掩賊背。建德遽率其陣，卻止東原，未及整列，太宗輕騎擊之，所向披靡。程咬金等眾騎纏幡而入，直突出賊陣後，齊張旗幟，表裡俱奮，賊眾大潰，生擒建德。